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zhou University
ISSN 1009-1734, CN 33-1018/G4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现实梗阻与路径探赜——基于 AGIL 模型
作者： 李昕，崔美琳
收稿日期： 2025-06-18
网络首发日期： 2025-09-28
引用格式： 李昕，崔美琳. 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现实梗阻与路径探赜——基于 AGIL 模型 [J/OL].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https://link.cnki.net/urlid/33.1018.G4.20250928.1333.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现实梗阻与路径探赜

——基于 AGIL 模型

李 昕，崔美琳

(延边大学 师范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0)

摘要：幼儿劳动素养的养成是劳动教育本体性建构的核心要素。基于 AGIL 模型，在明晰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系统的功能结构基础上，厘清了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的多维失序与离身之困、政策悬浮飘渺致目标达成阻滞、协同机制之间互动浅尝辄止、劳动价值共识的缺失及优秀文化培育疏离价值等多重梗阻。进一步提出亟须激活培养主体的内生动力、坚守育人初心全顶层设计、构建多要素协同联动的育人格局及文化基因传承与成长图谱建构等策略，从而破解“有劳动无教育”的桎梏，推动劳动教育回归“生命实践”本质。

关键词：幼儿劳动素养；现实梗阻；路径探赜；AGIL 模型

关注幼儿的劳动素养是时代的呼唤，这不仅是对当下幼儿劳动教育中内容过度学科化与技术化的反驳，更是回归劳动教育本质的关键举措与核心内容。劳动教育要培养的核心素养是劳动素养，主要包括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和品质、劳动精神^{[1]120-126}。2021 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2]（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幼儿“能主动承担并完成分餐、清洁、整理等班级劳动”及“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这为系统阐释学前教育阶段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提供了政策导向。

现有研究从生活教育思想视域下，提出目前我国幼儿劳动教育面临着劳动教育内容与幼儿日常生活相脱离、“劳力”与“劳心”相分离、劳动教育场域单一化等现实困境^{[3]91-94}，并尝试从现实困境中进一步反思当前存在的劳动素养养成理念偏差、教育策略缺失、方法路径窄化等问题^{[4]61-64}，但鲜有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对幼儿劳动素养提升展开的深入且系统的剖析。有鉴于此，本研究引入 AGIL 模型作为理论支撑，从学理层面厘清幼儿劳动素养涵育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梗阻，旨在破解当前幼儿劳动素养养成中存在的政策悬浮、实践与文化悖离等桎梏，关照理论与现实探索可能的实践路向，从而为我国幼儿劳动素养培养工作的深化与推进提供参考建议。

一、理论阐释：AGIL 模型的适切性剖析

（一）AGIL 模型

AGIL 模型是由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于 1953 年提出的一种社会系统分析范式。该模型通过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潜在模式维持（latency）四个基本功能要素，系统解构了社会子系统维持动态平衡的内在机制^{[5]16}。帕森斯认为，任何社会都可以被视为由一个或多个系统所构成，这些系统又包含各自的子系统；每个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都具备执行上述四种功能的能力^{[6]34-36}。值得关注的是，幼儿劳动素养作为连接社会子系统与个体发展的关键耦合界面，引入 AGIL 模型作为理论阐释，对于系统分析我国幼儿劳动素养养成这一问题具有独特的价值。

（二）AGIL 模型下的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系统

在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系统的运行过程中，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持四个功能应相辅相成，且持续性发挥作用，以维护整个系统的稳定运作。

1. 适应功能

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系统作为动态的社会子系统，在与教育理念迭代等外部系统的良性互

收稿日期：2025-06-18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JKH20240663SK）。

作者简介：李昕，硕士生，从事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研究；崔美琳，硕士，副教授，从事幼儿园课程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动中实现自我优化,并通过在幼儿发展关键期植入劳动意识与能力培育,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具有劳动素养的人力资源支撑。

第一,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系统的构建应始终契合幼儿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实现内容深化与难度的阶梯式递增。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幼儿处于前运算阶段,其思维具有具象化、自我中心化等特征,需要借助直观动作与具体形象进行认知建构;同时,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则指出,3~6岁是幼儿主动性与责任感发展的关键期,而自主劳动体验对其心理社会性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此系统需要以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为核心锚点,构建“生理—心理—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支撑体系。

第二,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系统应为儿童未来社会生活奠基。《意见》强调,“劳动可以让幼儿在参与中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帮助幼儿在身心方面做好进入小学的准备”“通过这些劳动,培养幼儿的劳动意识,促进幼儿社会交往、任务意识、责任意识、合作能力、为集体服务等良好品质的发展”^[2]。劳动教育是幼小衔接的重要通道,其核心价值在于以劳动为依托,全面培育幼儿适应小学以及未来生活所必备的关键能力与优良品格。

2. 目标达成功能

目标达成功能要求系统围绕既定目标开展活动。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系统目标明确:一方面,着重培育劳动情感,凭借知识技能提升与情感行为的双重循环,巩固幼儿劳动习惯,为幼儿成长奠基;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实践,锻炼幼儿意志、提升能力,助力其形成“完满人格”。

第一,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系统以幼儿劳动情感的培育与激发作为核心目标。《幼儿园工作规程》^[7]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8]明确指出,劳动教育在学前教育阶段呈现出情感态度、认知发展和技能三维目标体系。其中,爱劳动情感的萌发作为核心目标,需通过系统的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达成具象支撑。劳动教育作为劳动实践与教育相结合的活动,是由“身体—心智—环境”同构而成的教育活动,体现着学生的身体与心智动态性的耦合统一^{[9]48-57}。幼儿通过参与劳动实践获得原初性经验,这种经验继而升华为“内在体验”,促使其形成对劳动更深层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从而构建起“认知—情感—行为”螺旋上升式的成长机制,体现了学前教育“润物细无声”的奠基价值。

第二,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系统应助力幼儿“完满人格”的形成。凯兴斯泰纳指出,对教育有价值的四种性格力量——意志力、判断力、灵敏性和易激发性^{[10]98-106}。幼儿劳动实践本质上是在复杂情境中实现自我建构的过程。幼儿经历从问题解决到目标达成的完整周期,通过独立决策、精细操作以及应对挫折并最终实现突破的具身参与,不仅发展出坚韧意志、精准的判断力与情绪控制力,更在具身实践中感知自我效能,推动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的协同发展。“劳则善心生”(《二程遗书·卷四》)。劳动会让幼儿学会尊重、懂得感恩、乐于分享,使其能够在“劳力”中“劳心”,在劳动过程中“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创新”,从而促进其完满人格的形成^{[11]125-137}。

3. 整合功能

整合功能旨在实现社会支持系统建构与要素结构性衔接机制的有机统一,其核心在于通过宏观生态营造与微观心理建构的双向互动,实现劳动教育的系统性、科学性与实效性,推动幼儿素养的结构化生长与知行合一。

第一,就社会支持大系统而言,幼儿劳动素养的养成有赖于形成政府、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及家庭之间明确的责任链条^{[9]48-57},通过各方的职能分工与系统性资源整合,以形成强大的培育合力。幼儿园作为核心阵地需发挥统筹协调功能:一方面,构建家园协同场域,以“家庭劳动清单”等载体将教育延伸至幼儿生活场景,通过亲子互动强化幼儿责任意识;另一方面,打造园社资源网络,链接社会机构,创设沉浸式情境,拓宽幼儿劳动实践场域。

第二,就幼儿劳动素养系统而言,推动培养要素的结构性衔接不可或缺。幼儿劳动素养系统包含劳动价值观、劳动情感品质、劳动知识技能、劳动实践习惯四大要素^{[12]53-55},这四要素依次对应心理逻辑链“知—情—意—行”,符合认识论中“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发展规律,也契合德育理论中“知是基础、行是归宿”的转化原理。只有通过情境化价值启蒙、体验式情感培育、阶梯化技能训练、持续性习惯养成的系统设计,推动四要素从“孤立存在”走向“有机耦合”,才能实现劳动教育从“知识传递”到“知行合一”的完整闭环,确保幼儿劳动素养的结构化生长与可持续发展。

4. 潜在模式维持功能

模式维持功能旨在让系统各部分依据共同的社会规范和既定价值导向开展活动,是保障系统稳定运转的关键所在。对于幼儿劳动素养培养系统而言,同样需要借助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维持其良好运作。

第一,强化对劳动价值的认同。劳动教育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新定位、新价值和内涵,成为追求自信、自尊和自重的解放过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路径^{[13]7-16}。“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的理念演进,标志着我国教育正从学科分立的传统范式向全人培养的现代体系转型。在此背景下,幼儿劳动素养养成正在以结构性突破的姿态重构原有的教学内容布局,核心在于,通过劳动认知框架的升级、情感体验范式的革新、文化价值谱系的重构、行为模式系统的优化,实现幼儿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深度融合。

第二,筑牢文化价值根基。新时代劳动文化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价值引领、激励示范作用,有利于培育健康社会心态,具有凝聚中华民族前行的强大力量^{[14]45-48}。我国传统文化历来将勤劳作为做人、立身、安家、兴邦的根本——从“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箴言,正是中华民族勤劳精神的生动写照。使劳动文化成为幼儿精神世界的底层代码,通过文化基因的浸润式传导,为幼儿劳动素养的养成注入持续动能,从而在五育融合视域下推动劳动教育从“板块嵌入”到“基因渗透”的质变,进而为幼儿的终身发展奠定“劳动创造幸福”的价值根基。

二、幼儿劳动素养之现实梗阻

(一) 适应欠佳: 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的多维失序与离身之困

幼儿劳动素养养成面临的系统性困境,集中体现为培育主体认知深陷窠臼、资源配置失衡及实践路径异化三方面。首先,培育主体的认知偏差使得幼儿劳动课程被边缘化。幼儿劳动素养养成活动经常被语言、健康、交往等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掩盖或冲击^{[15]65-69},致使劳动教育课程呈现“边缘化”态势。这一问题导致幼儿难以通过持续性的劳动实践,建立“劳动过程与生命成长”之间的内在联结,其劳动认知往往停留于零散的经验层面,难以形成系统化的完整素养结构。其次,资源配置的失衡制约了实践的深度。幼儿劳动素养养成区域环境创设尚不完善^{[3]61-64},而教学体制内的资源分配又往往倾向于传统教学领域。资源的匮乏易使劳动教育停留于“视觉景观”层面,导致幼儿难以在与真实劳动对象的深度互动中,发展出问题解决、耐心坚持等关键能力,最终陷入“有劳动无教育”或“有教育无劳动”的实践困境。最后,实践路径的异化导致劳动体验浅表化。当前,幼儿劳动教育呈现出“离身之态”:囿于身心二元论的传统逻辑及文化观念的束缚,人们往往将劳心与劳力、智力与身体、理性与经验、认知与情感相互割裂^{[16]41-49}。当劳动素养的养成脱离幼儿的真实生活情境,仅停留于技能模仿与任务完成层面时,便不可避免地陷入“离身化”的体验困境——幼儿难以在具身参与中激活内在动机,其劳动行为易沦为缺乏情感共鸣与意义建构的机械操作,这在实质上违背了“生活即教育”的学前教育基本规律。

(二) 目标隐晦: 幼儿劳动素养的政策悬浮致目标达成阻滞

当前,我国幼儿劳动教育面临深层次制度困境,其根源在于政策体制的系统性缺位。首先,政策定位偏差导致劳动教育被边缘化。指导幼儿阶段实施教育工作的三大纲领性文件虽

均涉及劳动要素,但均将劳动教育置于其他领域的子目标中。且现行政策多聚焦于大中小学学生的劳动素养培育,相比之下,针对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的政策支持则显得薄弱且缺乏系统性,呈现出某种“悬浮”状态。如笔者对《幼儿园指导纲要(试行)》进行文本计量的发现,文件全文仅2次直接使用“劳动”概念,与出现46次的核心概念——“健康”相比,存在显著的数量级差异。这种政策方面的“劳动失语”,实质是将劳动教育从学前教育目标体系的“本体性存在”降维为“工具性手段”。其次,政策内容模糊导致实践引领力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然而,其中涉及劳动素养的相关内容,在学理阐释与实践指引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其概念范畴的深度建构与核心要素的体系化界定仍需作进一步探索。政策引领的不足,导致劳动教育在实践中出现异化,且常被视作德育的辅助手段或是对其他生活技能的训练,从而加大了幼儿劳动素养目标的达成难度。最后,政策实施的功利化趋势导致教育价值被弱化。政策顶层设计的欠缺,导致幼儿劳动教育在实践中趋于窄化,其目标、内容、形式以及评价均不同程度偏离教育的初衷,转而过分追求短期实效,呈现功利化倾向。这不仅弱化甚至异化了劳动教育价值^{[17]12-19},更使幼儿劳动素养的养成陷入“有教无劳”的困境,流于表面化、空心化与作秀化。

(三) 整合乏力: 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的协同机制间互动浅尝辄止

在幼儿劳动素养的养成场域中,政府、社会、幼儿园、家庭等多元主体间存在结构性的互动断裂。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协同育人机制的系统性失灵,具体表现可概括为双重“场域壁垒”。其一,家庭、社会、幼儿园三方协同推进劳动教育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18]23-26},致使各方在劳动教育实践中易陷入目标模糊、标准缺失的无序状态。其二,家校社分离乃至割裂,仍是当前劳动教育实践运行的常态^{[19]33-42}。具体而言:一方面,家园合作存在分歧。家庭劳动教育常受“教育焦虑”观念影响,呈现“重智轻劳”倾向,忽视对幼儿劳动素养的培育;而幼儿园则依据《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侧重于发展幼儿的自我服务劳动与初步的服务性劳动。另一方面,社区与幼儿园的合作范式失衡,园社协同存在“幼儿园单极主导—社区被动响应”的结构缺陷,导致社区人员参与度低、合作流于形式,共育实践缺乏主动性、系统规划与长效架构。因此,亟须通过“教联体”建设重构协同育人机制,理顺园家社协同育人实践路径,明确各方主体责任,健全长效行动机制,从而推动劳动教育从碎片化实践向系统性培育转变。

(四) 维模不稳: 劳动价值共识缺失及优秀文化培育疏离

幼儿劳动素养的养成受限于社会认知系统的结构性矛盾,其核心在于多元主体对劳动价值缺失共识,在对幼儿劳动素养的目标设定、内容规划以及方法选用等维度各持己见,难以形成协同效应。尽管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确立了劳动教育的独立课程地位,但在各地、各级学校的推进过程中,对劳动教育的解读出现了偏差,导致教师与幼儿在“效率优先”的规训中沦为劳动异化的客体,在实践中陷入机械化与功利化的误区。具体表现为三种典型模式:邀赏式劳动、游戏式劳动、任务式劳动^{[20]64-68},这不仅背离了劳动教育“育人”的根本宗旨,也消解了劳动在个体“成人”与“成事”交互生成过程中所构成的生命图景^{[21]13-17}。因此,幼儿劳动教育亟待回归“劳动即生命实践”的哲学原点。同时,幼儿劳动素养养成存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认知割裂与实践疏离。一方面,培育主体未能足够理解传统文化中“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劳动意向、“庖丁解牛”的技艺哲学所蕴含的劳动启蒙价值;另一方面,当前课程设计未能充分契合幼儿的具象化认知特点,导致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智慧难以转化为适切的体验情境。例如,未能将“茶马古道运输文化”“庙会市井劳作”等资源有效转化为“货物运输角色扮演”“庙会摊位模拟”等可操作活动,致使幼儿难以通过直观参与理解劳动背后的文化意涵与历史脉络。这种资源“闲置”现象,既未能借助文化情境激发幼儿的实践与创新潜能,也削弱了劳动体验本应承担的“以文化人”价值塑造功能。

三、幼儿劳动素养之养成路径

(一) 适应优化：激活培养主体的内生动力

1. 深化教师认知，赋能专业能力进阶

在新时代劳动教育中，教师的专业能力结构需实现从“知识传递者”到“劳动教育生态建构者”的角色跃迁。幼儿教师需将劳动教育的本体性知识、对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理解、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及情境化活动设计策略进行有机融合，从而构建起具备专业辨识度的劳动教育教学能力体系。同时，新时代劳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为总体目标，旨在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以劳动实践活动为载体，形成包含“讲解示范—淬炼操作—项目实践—反思交流—榜样激励”五个关键环节的课程教学新模式^{[22]62-68}。在此过程中，教师需研读《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抽象的“劳动素养发展”理论具象化为可操作的教学指南。在幼儿劳动素养养成过程中，作为核心驱动力量的教师，只有明确自身的功能职责与角色定位深化，才能有效落实幼儿劳动教育的培养目标。

2. 夯实家庭劳动教育，铸就坚实后盾

家庭作为教育发生的原初场域，通过日常劳动实践的情感浸润与具身认知建构，成为幼儿劳动教育不可或缺的协同力量。其一，应把握家务劳动这一关键契机。家务劳动能为儿童提供自主学习和责任承担的机会^{[23]74-84}，从而有效培养责任感，为其成长为负责任的成人奠定基础。其二，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成才观。家长需率先实现从“劳动替代者”向“劳动教育者”的角色认知转型：在行为层面，需摒弃“代办式养育”，可借助“劳动任务清单”、设置“房间整理小管家”等方式，为幼儿创造自主实践的空间，以激发其内在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二) 目标锚定：以育人初心谋顶层设计

1. 明确目标，实施梯度化规划

强化幼儿劳动养成体系，关键在于确立明晰的目标并实施梯度化规划。劳动教育目标本身即是知、情、意、行等素养维度的辩证统一^{[24]10-15}。具体到幼儿阶段，其目标设定必须契合3~6岁幼儿的年龄特征、认知规律与身心发展水平，注重不同学年段之间的衔接以及“知”与“行”的统一。在目标内容构建上，应系统涵盖知识认知、情感体验、意志品质与行为习惯四大维度。实践层面则可通过梯度化设计予以落实：例如，引导小班幼儿侧重生活自理劳动，中班参与班级服务劳动，大班尝试社会体验劳动。以此逐步培育幼儿的劳动观念启蒙、劳动情感认同、劳动习惯养成与劳动能力基础，最终构建起从“自我服务”到“集体参与”再到“社会认知”的进阶式目标体系，确保劳动教育目标随幼儿发展实现有序深化与螺旋上升。

2. 全面导向，回归育人初心

幼儿劳动素养的养成需秉持全面性原则。一方面，应以幼儿由身、脑、心、情、意所构成的“整全之身”作为劳动教育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应以培育幼儿劳动认知、劳动能力、劳动态度与劳动精神等为核心目标导向^{[9]48-57}，进而探索通过劳动教育促进幼儿在心智、能力、意志及情感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可行性路径。具体来看，应通过“脑思、眼观、手做”等多感官协同的实践方式，推动幼儿在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整体发展。劳动素养的培育应贯穿于幼儿成长全过程与生活全领域，实现劳动观念、劳动技能、劳动习惯、劳动品质的有机统一，这一理念也契合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与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理论。

(三) 整合强化：构建多要素协同联动的育人格局

1. 多要素有效互动，构筑幼儿劳动教育生态

在劳动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主体的欠缺将直接影响教育成效，导致教育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在幼儿劳动素养的养成过程中，识别多元主体并促进其间的有效互动至关重要。其一，政府作为顶层设计者，应以系统性规划为指导，统筹政策指定与资源整合。其二，幼儿园作

为专业枢纽,需通过深化家园合作,充分激发家庭劳动教育的潜力,从而提升整体教育效果。同时,《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25]明确指出,在劳动周设计中应统筹社会资源,不断优化和开发劳动教育资源。为此,应大力推进园社合作,打破“劳动局限于课堂”的传统模式,以社区为实践基地,构建教育与环境协同共育的创新机制。

2. 精准靶向素养培育, 铺就幼儿成长阶梯

在幼儿劳动教育中,劳动素养的培育应居于核心地位。对劳动素养的发展性评价应坚持过程与结果相统一,并更侧重于过程评价;评价的目的不应是简单衡量结果,而应充分发挥其促进幼儿成长的功能。为此,应努力使劳动成果转化为“看得见的成长”。例如,运用成长档案袋,记录幼儿从“需要协助卷袖子”到“能独立系出蝴蝶结”的关键突破,令其身心发展实现可视化。同时,应依托幼儿一日生活所具有的糅合性与绵延性特性,以幼儿实际需求为导向,将劳动教育紧密融入日常生活。通过在“生活经验—劳动实践—能力发展”闭环中的不断循环,构建从自我服务能力到社会认知水平的进阶路径,从而实现劳动素养养成与个体生命成长的深度融合。此外,还应依据具身认知理论,重构“身心融合”的劳动教育内容体系,以突破“唯体力论”的单向度局限。

(四) 模式维稳: 文化基因传承与成长图谱建构

1. 践行五育融合, 促进价值共识

劳动教育既是五育协同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实现五育深度融合的实践枢纽,在“五育并举”框架中具有独特的结构性价值。它贯穿于教育全过程,承载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五育融合”,是对“五育并举”理念的深化与升华。唯有科学把握“五育”之间的内在联系,确立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地位,形成全社会对“劳动教育是全面育人关键路径”的广泛共识,才能在彰显劳动教育本体价值的同时,充分释放其“以劳树德、增智、健体、育美、创新”的综合育人功能,最终在“五育”协同共振中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2. 以马克思主义铸魂, 融传传统劳动新苗

在新时代培养幼儿劳动素养,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强调人类劳动的价值在于人不断地改造、创造世界并推动人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26]16-26},并将这一核心理念贯穿于幼儿劳动教育的全过程,使“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认知从具体经验逐渐升华为抽象理念。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劳动教育植根的沃土和深厚渊源。应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智慧,例如,以传统手工艺为载体,将剪纸、陶艺等活动转化为幼儿可参与的具身学习过程。幼儿在揉泥、刻纹等实际操作中,不仅习得了技艺、技能,更通过“对称美”“吉祥纹样”等文化符号,初步建构起对传统美学的理解;再如,以节日习俗为情境,在包粽子、包饺子等活动中,融合食材准备、文化讲述与情感体验,使幼儿在亲身实践中领会“劳动承载文化记忆”的深层意涵。

综上所述,在当今教育革新的背景下,运用AGIL模型构建的幼儿劳动素养养成策略,有助于精准切入并突破传统培养模式的局限,妥善化解新时代幼儿劳动教育进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石,将幼儿劳动教育置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战略布局中,既能借助“适应—目标”维度的工具理性提升教育实效,又能通过“整合—维持”维度的价值理性夯实育人根基,从而回应教育实践化转型的时代诉求。展望未来,通过在幼儿劳动素养养成领域的持续深耕,有望培养出兼具劳动实践能力、文化理解能力与社会担当意识的时代新人,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战略注入持续动力,在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谱写“以劳育人”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殷世东, 桑安琪. 指向劳动素养的学校劳动课程及其建构审思[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5).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 [EB/OL]. (2021-04-09) [2025-02-2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4/09/content_5598686.htm.
- [3] 张丽君, 侯娟珍. 基于传统手工艺活动培育幼儿劳动素养的实践策略[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32).
- [4] 王林平, 郝鑫, 杨菊霞. 生活教育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提升策略[J]. 学前教育研究, 2023(6).
- [5] 塔尔科特·帕森斯, 尼尔·斯梅尔瑟. 经济与社会:对经济与社会的理论统一的研究[M]. 刘进, 林午, 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 [6] 孙健, 褚艾晶. 基于 AGIL 模型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11(10).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幼儿园工作规程[EB/OL]. (2016-01-05) [2025-02-16].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067918.htm.
- [8] 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EB/OL]. (2001-07-02) [2025-02-16].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459.htm.
- [9] 韩天骄, 苏德. 劳动教育的本质解构、现实困境与可为路径:基于身体视域[J]. 现代教育管理, 2022(8).
- [10] 林凌. 学校情境中的劳动:为何与何为?:凯兴斯泰纳及其《劳作学校要义》的贡献[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1).
- [11] 陈琼, 柳友荣. 高质量幼儿劳动教育的价值追求与实践理路[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2021(4).
- [12] 余江舟. 新时代劳动素养的四重维度[J]. 中国高等教育, 2021(S2).
- [13] 李政涛, 文娟. “五育融合”与新时代“教育新体系”的构建[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3).
- [14] 马其南. 新时代劳动文化育人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17).
- [15] 何光辉. 试论幼儿劳动教育的特点与策略:以幼儿劳动教育清单为例[J]. 上海教育科研, 2023(1).
- [16] 宋岭, 张华. 时代挑战与未来路向:劳动教育的当代诠释与实践[J]. 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 2020(2).
- [17] 郭姍, 鄢超云. 走向劳动品质: 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应然进路[J]. 教育导刊(下半月), 2021(8).
- [18] 郝志军, 哈斯朝勒. 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是推进劳动教育的根本渠道和途径[J]. 人民教育, 2020(8).
- [19] 程豪, 李家成. 家校社协同推进劳动教育: 交叠影响域的立场[J]. 中国电化教育, 2021(10).
- [20] 郭姍. 从“自发”到“自觉”: 回归生活的幼儿园劳动教育[J]. 教育科学论坛, 2020(26).
- [21] 李政林. “五育融合”视域下劳动教育的过程逻辑与未来路向[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4).
- [22] 王红, 向艳. 新时代劳动教育教师的专业素质结构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21(22).
- [23] 丁道勇, 周金燕. 家务劳动有利于儿童发展吗:教育型劳动和经济型劳动的比较[J]. 教育发展研究, 2023(24).
- [24] 杨小磊. 劳动教育的理论本真、时代意蕴与实践进路[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10).
- [25] 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通知(教材(2022)2号)[EB/OL]. (2022-04-21) [2025-02-1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4/21/content_5686535.htm.
- [26] 程从柱. 劳动教育何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人的发展观的考察[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Cultivation of Young Children's Labor Literacy: Practical Obstructions and Path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AGIL Model

LI Xin, CUI Meilin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0, China)

Abstract: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children's labor literacy is a core element in the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GIL model,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for fostering young children's labor literacy, while identifying multiple obstructions such as multidimensional disorder and disembodiment, policy ambiguity hindering goal attainment, superficial interaction in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the lack of consensus on labor values alongside the alienation from excellent cultural cultivation.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strategies to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cultivation subjects, adhere to the original educational purpose through top-level design, construct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ramework involving multiple elements,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genes alo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growth maps. These measures aim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labor without education” and return labor education to its essence of “life practice”.

Keywords: young children's labor literacy; practical obstructions; path exploration; AGIL model